

狱火

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

鹿松林 著

真实反映职务犯人
监狱服刑改造生活

新华出版社

014035369

1247.57
3292

狱火

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

鹿松林 著



真实反映职务犯人
监狱服刑改造生活



北航

C1715248

新华出版社

I247.57
32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狱火：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 / 鹿松林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66-0870-8

I. ①狱… II. ①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4612号

狱火：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

作 者：鹿松林

策 划：王子君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陈光武

封面设计：格调_design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瑞海精良

印 刷：北京市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2.7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4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870-8

定 价：3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

张 发

鹿松林将他的新书稿《狱火——职务犯监区那些事儿》送给我，请我作序。看着书名，我不禁感慨万千。

职务犯监区是监狱十几个监区里的一个特设监区。

职务犯，他们曾经是对国家对社会卓有贡献的人中凤凰，却因为经受不了种种诱惑而走上贪腐之路，成为为法律所不容的贪官，成为狱中囚犯，让人扼腕痛惜。

我打开《狱火》，像又一次打开职务犯监区的大门。

《狱火》以关押着全省正科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犯罪人员、名叫“新城监狱”的监狱第十一监区即职务犯监区为背景，以白描手法描写了宋树青、杨明学、徐文涛、赵梁等职务犯人在监狱的服刑生活与自我救赎方式，构成了一个个刻骨铭心、跌宕起伏、令人唏嘘而又令人沉思的故事。这些往日的为官者在高墙铁窗内，在严苛的监规下，在失去自由与往日尊严的环境中，灵魂经受着煎熬与洗礼。正直与邪恶，反思与固执，自救与颓废，坦然与卑微，真情与冷酷，种种表现，诸多生态，掩饰不住他们心灵深处的极度苦涩和懊悔……我放下书稿，回味书稿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幅幅生动的场景，感觉是痛苦的。我只能对他们说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程，前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途。何谓前程，父母望儿女成龙成凤，就是为儿女描绘的前程；为官者不断荣升，是当官者的前程；做学问，在自己的领域达到一个阶段，是文人的前程；

经商者的经商之道，大把大把的赚钱，是他们梦想中的前程……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运行轨道上，不断成长是前程，人生的不断成功，也是前程。可以说前程，是人生规划，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人生的自我期许。

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许许多多自毁前程的现象。自毁前程就是在实施自己的人生规划之中，在拥有了人生大好前程之时，由于自己的不慎，由于自己的“失控”，用自己的手挖好埋葬自己的泥坑，把原本拥有的一切一切全部葬送或者毁灭。在监狱高墙里，许多职务犯在谈起自己往日前程时，都会顿足捶胸地喊，“真的好悔呀！大好的前程被我自己毁掉了！”这些职务犯罪者，在司法程序上是法院判决的，实际上细想想，他们自己的判决书都是自己在贪腐途中一笔一画写就的。他们这些人曾经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工作，有的甚至做出了贡献，有过功劳。他们往日铺就的大好前程，有党和人民的培养，家庭和亲人的支持，更有个人的奋斗。当一个个往日的成功者成了“阶下囚”，辉煌不再，痛心的岂止是他们的亲人，更有组织与人民啊！

高位和高墙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形态，但当高位者失去了为官之道与律己之心，那高位和高墙也就只是一墙之隔，一步之遥，高位者一不小心就会一脚踩进高墙之内。

鹿松林曾经就因不慎从高位跌落，净身走进了监狱。他在漫长的五年多的监狱生活中，经历了灭顶之痛、罪犯身份之痛、剥夺人生自由之痛、自我悔恨之痛、愧对亲人之痛、思家之痛、前途迷茫之痛等种种平常人难以意会和言传的人间之最痛。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在痛苦中沉沦湮灭，而是从痛中彻悟，革旧心，洗灵魂，提前结束了监狱生活，回归社会，回归人生正轨。他将自己铁窗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以文学的形式向社会展示，客观上起到了为世人敲响警钟防止“自毁前程”悲剧不断重演的作用。他署具真名真姓，勇气可敬可叹，这勇气也正是他人生重新开启的胆魄与智慧的体现。

监狱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特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一

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监狱总是让人产生一种敬惧之感。作者在书中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反映了职务犯人的监狱教育改造生活。职务犯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跌落后的巨大心理折磨，他们的精神是痛苦的，内心是沉重的，他们必须学会忏悔、接受教育改造才能迎来新生。当然，职务犯们在监狱除了常规的劳动改造、接受教育生活外，也会有说有笑、有丰富的文娱活动，苦中作乐享受着有限的人身自由，这些，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监狱的人性化管理机制和人权保障之元素，客观上维护了国家人权形象。根据作者出狱后的表现，海南省公民道德与法教育促进会特聘请他担任副秘书长，希望他用自己的才情、感悟情怀、智慧，为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与普法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的格调是健康向上的，它是一部纪实小说，更是一本警示读物。事实上，人的命运是复杂的。许多人就是一脚踩在家门里，一脚踩在监狱的铁门里。作者描写职务犯们心灵的拷问、人生的扭曲、今日的挣扎和沉重的未来，以及他们的家庭和亲属因他们而悲欢离合、含辛茹辱、度日如年的生活，本意就是要为今日的美丽“凤凰”们拉响长长的警号：

为官者当自律，牢饭不好吃！

老子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谁也不希望自己有牢狱之灾，但人进监狱，内在推手往往就是自己。我担任过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接触过许许多多职务犯罪人员，我愿意并郑重推介这本书，目的也就是提醒身处各种职位的人们，必须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戒贪心，戒妄念，慎始如终，否则，将来在狱火中挣扎的犯群中就会有你！

（张发，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现海南省公民道德与法教育促进会会长，海南省预防犯罪研究会执行会长）

目 录 contents

序	张 发
第一章 你以为自己还是市委书记？ /	001
第二章 “病理”解释不清的怪异赵梁 /	018
第三章 当官别犯事，牢饭不那么好吃 /	034
第四章 要出狱回家，就要从地上爬起来 /	050
第五章 求佛不如求己 /	066
第六章 徐文涛羞于现身说法，杨明学自告奋勇 /	084
第七章 监狱生活要的是忍受和服从 /	101
第八章 周一接见，徐文涛老婆闹离婚 /	116
第九章 李大伟无奈，把偷换概念当作自己的服刑方式 /	133
第十章 杜金贵求“假释”逃避不成，乖乖入狱服刑 /	148
第十一章 视狱为家，度日的权宜之计 /	160
第十二章 一封匿名信，监区秩序又起“风波” /	170
第十三章 有气要学会找豁口放出去 /	183

- 第十四章 李大伟躺着也“中枪”，缘起“铁兄弟”！ / 196
- 第十五章 大年初一，宋树青只能远远地看儿子几眼 / 207
- 第十六章 杨明学春节探亲，坦言自身不硬岂怪他人 / 230
- 第十七章 徐文涛白日梦碎，姚吉昌假释期不轨被带回 / 246
- 第十八章 “副厅”欲住院，有人设“障碍” / 265
- 第十九章 杜金贵儿子，拒绝上学了 / 278
- 第二十章 职务犯监区的犯人骨干 / 291
- 第二十一章 职务犯的家属走进监狱 / 303
- 第二十二章 潘宁戴着手铐回单位，愧对员工泪流满面 / 316
- 第二十三章 宋树青开始新生活 / 339

后 记 / 354

第一章

你以为自己还是市委书记？

①: 透过夜色看监狱大墙内。四面冰冷的大墙上排灯贼亮贼亮，把大墙下的一切照得雪白雪白的，这是监狱防止里面的犯人住得不耐烦了想往墙上翻的招数。

墙体是宽的，宽得军用三轮摩托车可以在上面跑得飞快。墙角岗楼前挺立着武警哨兵，他们的双眼警戒地盯着雪白雪白的大墙下面。院子里的水泥杆子上的照明灯也是贼亮贼亮的，它把水泥杆子下面的水泥路面同样照得雪白雪白。水泥路的两侧是绿化带，绿化带里种着杜鹃花、九里香、美人蕉和鸡冠花等花木。此时这些花木已经被夜幕罩得谁也看不见谁，它们只是趁着夜色舒展着自己的身条，暗香四溢。

看得出，这是地处亚热带省份的一所监狱。

②: “嘟、嘟、嘟……”

一阵阵急促的哨音响起。这所监狱每晚九点三十分开始吹响点名哨。这是提示每个楼层的犯人开始做点名准备，十点整开始点名。

监狱大墙下是雪白雪白的亮，路灯是雪白雪白的亮，每座监舍楼的窗户是雪白雪白的亮。这种亮，让住在大墙里面的犯人时常心里发慌。

听到值班民警的哨音后，监狱每层楼胳膊上戴着红袖标、上面印着“值

星”两个字的犯人便大声喊着：

“快，快！收拾内务，马上点名了！”

此时，各座楼每层的值星都这么喊着。

此时，每层楼每个监舍的犯人们便紧张起来。关电视的，收凳子的，摆毛巾的，摆拖鞋的，收衣物的……紧张的动作是自觉的，但是很有序，因为他们天天如此。这里的犯人每天这个时候干什么，都是预先定好的，如果其中有人的项目要更换，或者有人出狱需要有人补上，就由犯人监舍组长自行调整。在这个时段里，犯人监舍组长会手把手地就项目规范进行示范、交代。其实，需要监舍组长手把手交代的犯人一般都是新犯，因为老犯们对这个时候所做的每一个项目的规范要求都已经明明白白，你说一句他干什么，他都会按要求做得很规范。

③ 我的同学宋树青就是职务犯监区一个楼层的值星。

这所监狱叫新城监狱。新城监狱有十一个监区，每个监区都关押着二百至四百不等的犯人。其中第十一监区因集中关押着全省所有正科级以上职务犯罪的犯人，平时被人们俗称为“职务犯监区”。宋树青是我的发小，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头，我兄弟多，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发育不良，因此长得细细长长，宋树青管我叫“豆芽菜”。而宋树青是独子，家里两个老的只供养他一个小的，他从小骨架粗，长得壮壮实实的。每次我们在田野里追逐、玩耍时，他总喜欢光着脚丫跑，撒野似的。我只有远远地跟在宋树青的后面，手里还拎着他脱在地上的那双鞋。再后来，身体柔弱的我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最大的成就就是偶尔在各类报纸上发表一些散文随笔“豆腐块”。宋树青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国家干部行列，最大的成就就是当上了省工商局局长。宋树青很得省主管领导器重，在全省干部中也有着极佳的口碑，听说还被列为省级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可惜少年得志，他得意得忘乎所以，在经济的大潮里，宋树青的欲望也膨胀了，最终他未能经受住金钱的诱惑，“溺水”了。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别人做了一件事，收了别人送给他的近百万“辛苦费”。就在他尝到了以权谋私的甜头，正准备如法炮制时，却东窗事发啦。这近百万的“辛苦费”把他送进了监狱，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

宋树青现在是职务犯监区的犯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兼三楼

值星。这天晚上，他一听到点名哨音响，就一边大声催促大家整理内务，一边带着一名新入监犯人摆放肥皂盒。

“老徐，看清楚喽，这里有一条线，你一定要把肥皂盒摆成一条线。”宋树青的声音听上去很平和。

“我每天都要这么摆吗？”新犯歪着头问。

“对，每天这时候一听吹哨，就要把咱们监舍的肥皂盒这样摆齐了。”宋树青耐心地告诉姓徐的新犯。

“唉，这时候，这时候，一年前的这时候我们徐书记在干什么呢？在批文件抓人哪！啧啧，可是此时此刻，却在监狱里摆肥皂盒……”旁边，一名正在摆毛巾的犯人仿佛在自言自语，可听起来又是那么阴阳怪气。他叫张余，是一名老犯。

“张余，闭嘴！摆好毛巾回监舍排队去。”宋树青低声训斥着张余。张余冲姓徐的新犯咧咧嘴，神气地走进监舍。宋树青知道姓徐的新犯很恼火，就拍拍他的肩头。然后，俩人一起脱掉拖鞋，也走进监舍。

④ 监舍走廊一片安静。

宋树青又走出监舍，在走廊里认真检查所有物品摆放的情况。

每个监舍的犯人顺着门框排成两行。有的监舍犯人在练习报数。宋树青所在的监舍也在练习报数，张余代替宋树青在指挥。徐姓新犯站在门右侧的最后一个，很显然这是宋树青刚才进监舍为他安排的。

“报数！”张余大声喊。

“一、二、三、四、五、六……”整个监舍的犯人开始大声报数。“七”是跳过去的，这是宋树青的报数序号，姓徐的新犯报的是“十二”。

“哗啦啦……”民警开铁门的声响，使整个楼层更加寂静。

宋树青快速脱鞋进入监舍。他站在门右侧的第七位置。

两位值班民警按照监舍序号进行晚点名，其中一位民警时不时不经意地让电棍发出“啪啪”的声响。当民警走到宋树青所在的监舍门外时，宋树青大声喊：“警官好！”

“警官好！”监舍内的全部犯人齐声跟着喊。

“报数。”为首的民警边发令边低头看着文件夹。他身后的那位民警又刻意地摁响手中的电棍。徐姓新犯听着“啪啪”的声响，身子不由自主

地颤抖了一下。他不知道，这电棍“啪啪”的响声，就是对犯人惩罚的一种心理威慑，一种精神惩罚，是在犯人夜寝前的一种身份提醒。

“一、二、三……”

监舍的犯人开始报数。徐姓新犯报的还是“十二”。

按惯例，每间监舍的犯人报完数，民警会迅速和文件夹里的人数进行再一次核对，然后说一声“休息”就离开去另一间监舍进行点名。刚被点完名的监舍犯人要立即关灯上床。可是，今晚，民警却没有说“休息”也没有走。大家都感到纳闷，悄悄用眼角瞅着民警。宋树青也感到很紧张。按监规，监舍内出现任何状况，他这个值星加监舍组长要受到株连，性质严重的要一同被扣除改造记分，甚至影响自己的减刑。

“徐文涛，你在干什么？”

民警的双眼像利剑似的刺向徐姓新犯。整个监舍的犯人也把头转向看徐文涛。宋树青发现徐文涛的两只胳膊没有按规定放好，而是前后摇晃着。

“我习惯了，一直这样。”徐文涛不以为然。宋树青用鼻子推出一口气，把头低下。

“习惯了？你以为自己还是市委书记吗？”民警大声训着。徐文涛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满监舍犯人赶紧低头配合。民警看了看宋树青，让宋树青好好帮教帮教一下徐文涛。宋树青大声答应了一声“是”。

民警这才离开去下一间监舍点名。宋树青随手帮助民警关了灯，催促监舍其他人赶紧上床睡觉，他自己也坐到了自己的床铺上。

5 值班民警清点完每个监舍的犯人人数的，“哗啦啦”地拉上铁门，“咔嚓”地把大大的铁锁一锁，又用手把铁闸门使劲地摇晃了几下才离去。别小看民警每天这时候这个千篇一律的动作，更别小看每天这道铁闸门“哗啦啦”的动静，这对里面的职务犯来说，是一种一天一次的心灵敲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你能怨恨别人吗？职务犯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每每睡觉前听到这个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条件反射式地紧缩一下，都会有一种他们人人皆知又说说不出的痛楚。

徐文涛这个新犯第一次听到这铁闸门的动静，再加上刚才又受到民警的严厉训斥，他躺在床上像被雷击一样脑子一片空白。我，我一下子变成这样啦！我真的不是市委书记啦！徐文涛在内心无奈地、绝望地呐喊着，

任泪水奔涌着流出眼角。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一阵阵痛。

监舍里的犯人都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躺在徐文涛对面上铺的张余一反常态，他慢慢坐起来，夸张地叹了一口气：“这警官也太一刀见红了。你以为自己还是市委书记吗？啊？乖乖，听着我心都跳，脸都红了，这人民警察眼睛雪亮啊，明察秋毫啊。”“呵呵。”张余睡的是上床，下床的犯人发出笑声。张余用手指把床板敲响了：“笑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告诉你，这是监狱，你是罪犯！竖起耳朵听着，是龙你盘着，是虎你卧着！你真以为你还是市委书记？啊呸！”

职务犯监区 是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区。职务犯监区的设立符合司法部“分类管理、因人施教”的监管原则和司法部监狱局《“三分”工作实施意见》。

张余这番话是每个罪犯在入监训练队上课的第一节内容。

他挑事般的话题让全监舍的人不再去想自己的心事，大家知道他此刻讲出来是另有指向，都嘿嘿地笑起来。“张余，从点名前你就嘲弄我，你想干嘛？”睡在对面下铺的徐文涛有些急了。“我嘲弄你？不是吗？当年你在全市大会上怎么讲的？”张余在上床坐起来，朝着对面下床的徐文涛比画着。

当年张余案发时，在纪检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徐文涛义愤填膺地拍着桌子。他对全市纪检干部说，张余这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大家什么？他告诉我们每位领导干部，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我痛恨他们这些党内的蛀虫！市纪委把对张余采取措施的文件报给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拿起笔就签！当时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九点三十分。我还想，这时的张局长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呢？张余这条蛀虫，他可能没想到，截至这个时间他被组织刷卡了，是我代表大家、代表人民把他刷卡了。“刷卡”，大家懂吧？就像我们在商场买东西时，把卡在刷卡机上这么一刷，钱就没了！同志们，我这个市委书记不是武断行事，是这个腐败分子铁证如山哪！

“我的市委书记，我是蛀虫您是什么？您现在九点三十分不再刷别人的卡了吧，你还不是和我这个腐败分子一样，你摆肥皂盒，我摆毛巾。我嘲笑你了吗，这也是铁证如山！”张余低声一字一咬牙地宣泄着。

“你？！”徐文涛被顶得无话可说，黑暗中他的脸臊得发热。

“别说了，睡觉！”坐在床上抽烟的宋树青低声喝道。

“别介，宋哥。徐书记来了，你不是有话要问他吗？”张余看来要拉上宋树青。

全监舍的人知道宋树青要问徐文涛什么，都竖着耳朵听着。这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狱中趣事。张余看宋树青只顾闷头吸烟，不接自己的话，就自告奋勇起来：“好，你不好说，我替哥说。”

两年前，徐文涛带领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到职务犯监区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职务犯监区本身又是全省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徐文涛带领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首先在大教室听了监狱安排的三名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法，接着又来到职务犯监区劳动车间参观。当走到正在贴纸盒的原省工商局局长宋树青面前，徐文涛书记站住了。他指着宋树青对随同参加警示教育的领导干部们说：“大家好好看看，这就是当年的省工商局长大名鼎鼎的宋树青宋局长，他因腐败进监狱，现在变成了一条死狗，痛心啊。当年这可是省后备干部，痛心啊！”

后来，徐文涛也因贪腐出事了，受贿加上来源不明款达三千多万，判了个死缓。事情在报纸上一公布，职务犯监区犯人热闹了。张余幸灾乐祸地说：“妈呀，我的大书记也要来了，他这条大蛀虫怎么也被刷卡了？”有时，张余还愤愤不平：“我几十万判了十年，他这么多钱怎么不枪毙？哦，知道吗？是让他来陪我的，哼，等他来了再说，我要祝愿他把牢底坐穿！”当时，宋树青也在床上躺不住了，他一挺身坐在床上说：“奶奶的，等这小子来了，我一定问问他，小子哎，你是什么？你怎么也成死狗了，痛心啊！”

张余的表演，让整个监舍的犯人笑声大了起来。宋树青把烟掐灭在床下烟盒里。他低声喝骂道：“妈的，别笑了，睡！”他拉起被子躺下了。

武警的电筒在窗户外晃着。监舍一点动静也没有，大家很怕这个时候的宋树青。张余躺在床上瞪大眼睛，一副满足感。宋树青也瞪着眼睛，脸色冷得像一块铁。他总是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内心，他说这正是坐牢时间长了练出来了。徐文涛躺在床上又恼又羞，瞪着眼睛，大气不敢出，身子不敢翻。他在被子里用手掐着自己的虎口。宋树青看着上铺床板，他不是不想也趁机奚落一下徐文涛，他是动了侧隐之心。他深深知道，每个从官场上翻下来的人，刚入监这天晚上的心境都一样，六年前他刚进来时也同样被同犯讥笑，同样睡不着觉，瞪着眼睛大气都不敢出……

九里香的阵阵清香飘进铁窗，以往这时候也有人会闻着花香感叹几句，

但是今晚，这间监区内没有一个人在意这香气了。

6: 清点犯人人数是监狱监管在押人员最基本的手段。起床、睡觉、上课、出不出工，吃饭和回监舍，都要清点人数。

中午，收工的哨音一响，职务犯监区的犯人从劳动车间走出来，纷纷在小广场列队开始清点人数。队伍列好了，随着民警的“报数”口令犯群逐一报数，没有报数的人站着，报完数的人要蹲下，这样做是便于民警识别人数。

7: 监区办公室里，监区长魏东在和宋树青谈话。

魏东问徐文涛昨晚点名是不是站姿不规范，宋树青答“是”。谁都知道魏东在监区耳目特别多，即使昨晚值班民警不说，魏东也会马上清清楚楚，有些事的具体内容只会扩大，决不会短斤缺两。

魏东问：“你怎么看？”

宋树青答：“刚来，还不懂规矩。”宋树青在魏东手下服刑多年，俩人很熟，但宋树青在魏东面前，始终是低眉顺目。犯群中经常有人问宋树青这么多年你怎么装的？宋树青说装什么，我不用装，我把这些民警当成省长看就行了。

魏东听了宋树青的回答，摇了摇头，他认为徐文涛不是刚来的事，原因主要是缺课，缺三个月的新犯入监集训课。

魏东讲的是一个服刑程序问题。凡是经法院审理判决后的罪犯，投入监狱前，都要到省监狱局设立的“新犯入监培训基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入监培训。每个犯人要在里学习监规纪律，学会认罪悔罪、规范服刑行为和树立劳动改造思想。按民警的话，这三个月的入监教育是每个犯人在服刑期间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减刑的基础。从这里走过来的犯人，都知道入监队这三个月能挺过来，到了服刑监狱里什么事都能处理好，就像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道白：“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宋树青一副降服的神态，说区长讲得有道理。徐文涛进入监队才一周就因为血压高住进省司法医院，在那里躺了几个月后，直接来到了职务犯监区。尽管职务犯中有人议论徐文涛是装病故意躲避入监训练，但宋树青

这样的人是不会对魏东说犯群中的这些议论的，他明白这些议论是对监狱方面管理工作的一种不礼貌的言行。魏东交代宋树青要协助民警对徐文涛强化身份意识和监规训练。宋树青点头答应，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魏东早已习惯了宋树青这样，笑着问他：“听说徐文涛几年前来这里搞警示教育，曾经当众羞辱过你，你对他很恼火。你不会趁机报复他吧？”

宋树青知道魏东这样的警察，他和你再熟，对你再了解，该问的他也一定问，该说的他也一定说，他不会考虑你的感受。你要生气纯属自寻烦恼。你只能坦然面对，他是警察，你是犯人，这就是身份意识。

他抬起头看了魏东一下，说算了，我会放过他。魏东仍旧按自己的思维问，为什么？你真有这么宽的胸怀？宋树青不再看魏东，低头苦笑说，都是过去的同僚，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魏东呵呵笑着，交代宋树青快去吃饭，并且让他这段时间负责带着徐文涛打扫院子卫生，随后帮教帮教徐文涛。

宋树青敬礼后退出办公室，向饭堂走去。魏东走出办公室，站在院子里看着他。宋树青知道魏东在身后监看着自己，他把脚步踩得咚咚响，响得有点莫名其妙。

魏东心里清楚，宋树青是犯人骨干，他想在一些事情上报复报复徐文涛，那是太小菜一碟了，不过有了刚才的一番谈话，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动作了。魏东有时候在内心里为宋树青感到惋惜，他是个自控力很强的人，当初怎么就在近百万元钱面前失控了呢？真是一瞬间的贪念，足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啊。

魏东一米八以上的个头，宋树青比他矮两三公分，俩人的身板同样结实实，他们应该同属于那种刚毅、遇事不屈不挠的硬性男人。魏东望着走上楼去的宋树青的背影，眼前浮现出宋树青刚刚投牢的那一幕。

那是六年前的一天下午。天下着雨，魏东打着伞，眼睛紧盯着刚刚送来投牢的宋树青。宋树青在雨中已经脱掉了囚服，掀起短裤的裤头问：“需要脱短裤吗？”正在搜身的民警还来不及应话，魏东盯着宋树青冷冷地说道：“按规定，应该脱掉。”

“这里没有女人吧？”宋树青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问。

宋树青没等在场的人回答，三下五除二弯腰脱下了短裤。他把短裤用右手中指一挑，双臂平伸，两腿岔开，整个身体在雨中呈成一个“大”字。在民警检查的同时，他也没闲着。他把右手中指上的短裤绕着圈甩着玩儿，

甩了三四个圈后，短裤一下子飞了出去，飞到不远处的地上。

“来吧！”警官围绕宋树青转了一圈。

“好，穿上吧。”魏东毫无表情地说。

宋树青弯腰给自己光着的身子套上囚服，又跑了几步从地上把短裤捡起来装进塑料水桶，然后低着头等待着警官发落。

魏东冷脸看着宋树青的举止。他心里在想，这个刚刚落马的局长大人看来也是一个有血性有个性的男儿，他的带点孩子气的甩短裤动作似乎想试探警官的反应，依魏东多年的经验，这种人若是引导不当，那很可能是个难剃的癞子头，破罐子破摔，抵触改造，引起负面效应，而你试着了解他的内心，摸清他的性格，发挥他原有的领导才能，他在监狱里就会起到好的作用，成为带头改造、堂堂正正做事的人。魏东从此盯上了宋树青。他经常找宋树青谈话，总想套出宋树青的内心。而宋树青也清楚魏东几番谈话的意图是什么，但他并不透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表态说：“区长放心，我栽倒了我认。我不是一个孬种，我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观察，当担任犯人劳积会主任的那名犯人刑满释放一走，魏东在民警狱情分析会上便提出让宋树青接替劳积会主任。全体民警对宋树青的评价是，认罪意识深刻、基本人格正、规范意识好，在犯群中有基础，肯为政府着想。

魏东虽然在内心欣赏宋树青在狱中的为人和做事风格，但是作为一名职业警察，他对宋树青并没有给出一点关照的痕迹，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魏东还总会不时地用挑剔的眼光和词句刺激宋树青。宋树青一点儿也不抵触，反倒用享受的心态来顺承着魏东的这一套，时间长了，也知道了魏东的管教思路，时常不动声色地在犯群中配合他的思路行使劳积会主任的职责，客观上帮了监区管教工作的忙。魏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自夸他聪明识时务。他偶尔闹点小情绪，只要不违反监规，魏东也就不说什么。

8

犯人食堂里，只见每个犯人低头吃饭，没有任何说话声。

值班民警在食堂通道中走动，宋树青走到民警身边三米处，请示归队吃饭。这时，徐文涛也走过来对民警说，他“天气太热不想吃饭”。民警盯着徐文涛说：“你不想吃饭就不吃饭？回座位上吃饭去。”徐文涛还想辩解。宋树青只好又从自己座位上走过来，拉徐文涛回去吃饭。徐文涛用